

觸摸得到的文脈

陳橋驛



浙江文化老人訪談錄

浙江省檔案館
錢江晚報 編



紅旗出版社

觸摸得到的文脈

陳橋驛



浙江文化老人訪談錄

浙江省檔案館
錢江晚報 編

紅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触摸得到的文脉：浙江文化老人访谈录 / 浙江省档案馆，钱江晚报编。

—北京：红旗出版社，2014

ISBN 978-7-5051-2958-0

I. ①触… II. ①浙… ②钱… III. ①文化-名人-访谈录-浙江省-现代 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03298号

书 名 触摸得到的文脉——浙江文化老人访谈录
编 者 浙江省档案馆
钱江晚报

出品人	高海浩	封面设计	观止堂_未氓
总 监 制	徐 澜	特约审稿	王 昉 李 萌
责任编辑	庞 茹	责任校对	赵晓思 薛 莹

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
地 址 (南方中心)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
邮 编 310039 编辑部 0571-85311182
E-mail pangruhq@163.com 发 行 部 (北京)010-64036925
(杭州)0571-85311330

欢迎项目合作 项目电话 (北京)010-84026619
(杭州)0571-85311182

图文排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	710毫米×1000毫米	1/16			
字 数	376千字	印 张	19.75	彩 插	24页
版 次	2015年1月北京第1版		2015年1月杭州第1次印刷		

书 号 ISBN 978-7-5051-2958-0 定 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·负责调换

《触摸得到的文脉——浙江文化老人访谈录》 编辑委员会

主 任:刘 芸 李 杲 丁越飞

副主任:吴 蒂 方时列 朱南雁 柴培林

本书摄影记者名单(排名不分先后):

吴 煌 魏志阳 尹炳炎 李 选
徐 彦 斯旭诚 杨晓轩 南 芳
李震宇 李 翔 马 黎

本书《文脉影像》整理 胡小明

感谢《文脉影像》老照片提供者

呈现对文化的敬意

2012年开年的冷雨中,我们开始准备,接触、探访浙江文化名人。两个月后,当繁花盛放,我们推出这组报道——它的名字是“文脉”。

我们曾带着忐忑叩开他们的家门。用一束鲜花掩盖陌生,用目光表达敬意。我们问:身处文脉深厚的文化之省,昔日的文化故事,过往的文化转折,会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什么?

老人,前辈,他们引我们入室,让我们坐下,开始给我们讲述。

文以载道。这些以文化为终身事业的老人,他们的人生故事,往往和他们的作品交织,载着更为立体丰富的“道”。

冀访, 95岁,诗人。“七月派诗人”中硕果仅存的三位之一(其他两位是牛汉和林希)。坐了25年牢的他告诉我们:“愤怒出诗人。”什么是“愤怒”呢?他用颤抖的手,在我们的笔记本上写下“谷寿夫”三个字——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。在我们的采访中,很多问题他都答:“我记不起来了。”但这个名字,他记得很清楚。

赵延年, 89岁,版画家。他让我们事先一定要把采访提纲给他,在面对面采访的时候,老人回答提纲上的问题清晰流畅,但出了提纲的范围,老人便犯了难——我们相信,老人事先背下了自己的回答。先生的女儿在一旁轻轻地说:“我爸爸,用功是用功的。”

赵麟童, 79岁,京剧麟派表演艺术家。先生精力依然充沛,那些戏曲江湖的故事,他说起来滔滔不绝。练过童子功的先生体格魁梧,腰板笔挺,一双眼睛精光四射,以至于记者采访完后禁不住盯着他追问:“您这双有神的眼睛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?”

.....

在那些飘着绵绵雨水的日子里,我们收获一张张慈祥而宁静的脸绽放给我们

的笑容，一则则或有趣或沉痛的往事，牵引着我们，去触摸文化的温度。

那温度来自文脉的搏动，是青春舞蹈的倒影，是岁月积淀的沉静。当浮华袭来，文化张扬出沉静与淡定。它在提醒，台前的喧闹外，幕后还有一种东西叫纯粹，有一种态度叫专注。

我们在探寻：有一些文化如何成为引领者，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，体现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；那些推动文化繁荣的人们，如何将作文习艺，与事业的发展、自身的完善，美好地结合起来。

在采访的日子里，我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：似乎，我们刚从关了一天的闷热狭窄的房间里走出来，吸满一口清新的空气。

“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。”这句话，应该就是这个感觉吧？

从2012年的4月至2014年6月，这组系列报道共采访报道了五十余位文化老人。

冀汭、赵麟童、赵延年、金普森、曾宪恩、全山石、宋宝罗、周大风、汪世瑜、肖峰……他们每一个人，都是在各自领域中浙江“祖宗级”的人物；他们从事的领域包括文学、戏曲、音乐、美术和历史等方面，基本上，文化所涵盖的内容，都有涉及。

我们得到老人们的热情回应，周到配合。对这些可爱可敬的老人，我们非常想拱一拱手，认认真真地叫一声：“前辈！”

很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采访这些老人的时候，他们谈得最多的，往往是自己成名前的部分，尤其是人生中的磨难，比如抗战、逃难、“文革”。

老人们坚持下来的方式，很值得我们回味。

赵延年老人拿出半个巴掌大的小本子，上面是他手抄的全本《道德经》和《论语》，那是他在牛棚里的功课；

冀汭在牢里学会了拼音，因此90多岁的他，现在还能在电脑上写日记；

汪世瑜到中学去教语文，他说自己后来从事剧团管理，很多经验就是在那段时间积累的；而曾宪恩，在抗战的炮火中，引吭高歌；

.....

你会发现，虽然都是坚持，但这些人的坚持方式，都是文化的。

每次老人们讲到这样的环节，我们仿佛能听到他们有力的脉搏。

文脉之所以能绵延,是因为文化有这种独特的耐力。

而在另一个侧面,读者对于这股文化力量的关注和热议,超出我们想象。

“原来我身边就有这样有学问的人啊!”一位读者对我们说,他家住在杭州东新园小区,“文脉”第三篇推出的著名版画家赵延年老人,是他的邻居。

95岁的冀汭把我们的报道放在自己在浙江医院病房的床头,告诉我们,很多病友从报上看到“文脉”写了他,还特地从别的病区过来看看。

更多的人,给我们提出了建议,在我们看来,这些建议弥足珍贵。

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吴秀明,在冀汭的报道中,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当他看到钱江晚报用3个整版推出这组报道时,他用了“惊艳”两个字来形容。

浙江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刘杨,也认真读了很多期的“文脉”。“从大的角度说,这是一次‘历史遗产’的抢救行动。”刘杨说,“通过这组报道,唤起了人们对这批历史名人的关注,也让人们对近百年的社会思想变迁,有一个更为直观且深刻的认识。”从小的角度说,刘杨认为,这些饱经沧桑的文人、艺术家,身上所传达的人格魅力,也是我们当下价值中的缺失。

更为重要的是,“‘文脉’系列不仅文化人爱看,普通老百姓也乐于接受这种生动的形式。这个系列如果持续下去,会对浙江的文化遗产起到很大的作用。”著名书法家陈振濂这样说。

在某院校,一位老师特意拿了一份“文脉”告诉他的学生:“这是你们的师爷,你们好好去看看。”

于是,一缕文脉,就以这样的方式,绵延了下去。

编者

目录

(人物按姓氏笔画排序)

- 一、**丁天缺**:阴晴不缺 / 1
- 二、**飞白**:诗海觅航 / 7
- 三、**王元骧**:审美超越 / 13
- 四、**王世瑶**:传世“阿鼠” / 19
- 五、**孔仲起**:坐观海潮 / 25
- 六、**王伯敏**:画史通儒 / 31
- 七、**仓修良**:治史之乐 / 37
- 八、**王铁生**:“理”性译者 / 43
- 九、**六龄童**:隐居猴王 / 49
- 十、**叶文玲**:写不停歇 / 55
- 十一、**史行**:鲁艺往昔 / 61
- 十二、**叶庆文**:雕刻时光 / 67
- 十三、**金山石**:梦想不老 / 73
- 十四、**任世龙**:醇如古瓷 / 79
- 十五、**牟永抗**:踏野寻古 / 85
- 十六、**吕洪年**:民俗之美 / 91

- 十七、**朱颖人**:人淡画清 / 97
- 十八、**吴山明**:悠然画意 / 103
- 十九、**何占豪**:性情乐人 / 109
- 二十、**汪世瑜**:巾生魁首 / 115
- 二十一、**陆光正**:匠心雕木 / 121
- 二十二、**余式厚**:乐在逻辑 / 127
- 二十三、**宋宝罗**:京剧仙翁 / 133
- 二十四、**张坤荣**:古戏魅影 / 139
- 二十五、**汪济英**:静心守物 / 145
- 二十六、**杨树标**:激情“站长” / 175
- 二十七、**肖峰**:心中宏图 / 181
- 二十八、**陈桥驿**:俯仰山河 / 187
- 二十九、**周大风**:弦歌不辍 / 193
- 三十、**郑兰香**:婺剧之依 / 199
- 三十一、**金采风**:玉簪之忆 / 205
- 三十二、**金普森**:诗心学者 / 211
- 三十三、**范瑞娟**:一派宗师 / 217
- 三十四、**洛地**:勇立新说 / 223

- 三十五、**赵延年**:儒雅刀客 / 229
- 三十六、**施金水**:刀锋柔软 / 235
- 三十七、**施明德**:山野画痴 / 241
- 三十八、**赵宗藻**:中国气派 / 247
- 三十九、**骆寒超**:诗心不老 / 253
- 四十、**赵麟童**:戏若人生 / 259
- 四十一、**徐玉兰**:率真小生 / 265
- 四十二、**夏基松**:生动哲人 / 271
- 四十三、**常沙娜**:沙鸣花开 / 277
- 四十四、**章祖安**:不偶不群 / 283
- 四十五、**崔富章**:楚辞之恋 / 289
- 四十六、**曾宪恩**:高音师奶 / 295
- 四十七、**游修龄**:农史潮翁 / 301
- 四十八、**董楚平**:开心杂家 / 307
- 四十九、**嵇锡贵**:化泥为玉 / 313
- 五十、**蔡义江**:“梦”的解析 / 319
- 五十一、**诗人冀访**:我不怨恨 / 325

丁天缺：阴晴不缺

他是吴冠中、赵无极的同学，隐居在杭城闹市
他想画的世界，名叫『创造』





丁天缺

油画家

原名丁善庠,1916年生于江苏宜兴。1935年考入国立杭州艺专(现中国美术学院),师从吴大羽,后担任其助教。创作油画《剑门怀古》《婉义小像》等,译著《毕加索》《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》《魏尔伦诗选》等。

四月清晨，微凉。

我们要寻找的门牌号码，隐设在杭州城北闹市里。看起来，没有一点特别。一如他的人生，众生喧闹中，你或许都不曾听过他的名字：丁天缺。

他的人生，一半用来坐牢，一半用来画画。铁窗期间，他翻译了《毕加索》，把天才的现代派艺术介绍到中国。而他自己的创作、珍藏，只剩下40多幅。

“我已经跟木头差不多了。”老人没法说太长的句子，大部分回答，都是以两个字或短句结束，毫不拖拉，语出惊人，还是年轻时爱抬杠的性子。

问起对好兄弟赵无极的评价，他直截了当：“有钱。”等笑完了，又补充两个字：“有才。”还不过瘾：“钱和才华是结合在一起的。”“损”完了，保姆刘阿姨悄悄说，得知赵无极过世的消息，老人哭了3天。

打开电视，调到新闻频道，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，“我们只看自己，很小；看国际上的事，才能知道世界”，他说。

可是，命运的玩笑，却把他变得“很小”，成了“一个被中国美术界踢出的无名小子”。

“这一生，您怎么看？”

他想也没想：“什么遗憾都没有，能活着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”

丁天缺家的阳台上，支着一个木制画架，油画布上，只完成了轮廓，嶙峋的山石，笔触依然粗重。那风景，是观音跳，他曾画过它的晨曦和夕照，对那里的山石，念念不忘，“观音跳到岸上，是为了救世，我想再把它画出来。”

老人很爱毕加索，问最爱哪一点，他答：创造。

“您想画一个怎样的世界？”

“创造。”他不假思索。

【记者面对面】

同学们叫我“钉耙”

记者：您父亲好像并不喜欢你画画。考艺专还是瞒着家里去的，他对您的期望原本是什么？

丁天缺：小时候家里条件不错，4岁时，父亲就出钱在自家宗祠办了小学。但他让我读书，是希望我以后做官发财。所以中学时，他仗着和校长熟，告诉学校，我有三门课不上：图画、体育、音乐。他认为这些与当行长、部长没关系。可是，我却偏偏学起了画，真奇怪。大概我这一生的许多奇怪事情，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

记：听说在班里，您是同学口中的“老大”，常为人打抱不平？

丁：我性格很倔，同学们给我取的雅号：钉耙。当时班上有本纪念册，我给自己画了个头像，我兄弟闵希文在上面写了段话：“虽是细眼塌鼻的钉耙，可倒也聪明伶俐、个性强烈，是位自我崇高者。爱吃，爱喝，可不爱穿，动作怪癖常成笑柄，是我们班上的‘肖像保险公司’。”今天看来，真实而有趣。

记：赵无极的山水含混模棱、难辨木石，您笔下的山林，却像活物。你们的风格完全不同，却是好哥俩？

丁：他对自然的观察和描画，追求的是“似是而非”，我正好相反；我们性格不同，他的画尽量表现自己，我尽量隐藏自己。他过去唯一还来往的同学，只有我（老人再次重复这句话）。

做人就是画画

“我这一生认真地崇拜过一个人，就是吴大羽先生。他是个很了不起的艺术家。”他一直记得老师的教诲：没有意义的东西该牺牲掉，画出自己的感觉才对。

记：吴先生是您老师，他的教学风格是怎样的？

丁：我很怕他。自以为画得不错，可有一次，他走到我身边，指指我旁边的同学说：

你用心看他是怎么画的。当时真是五雷轰顶，那人素来是我的手下败将。我一个人躲在家里哭，想要么退学，要么自杀，但又心有不甘，想着李白、周处，都是在人生低谷发愤图强，我想总有一天会翻身的！

记：您后来还做了吴先生的助教，看来他对您很信任？

丁：我指导学生作业，完全本着羽师的教导：多开口，少动手。可是，个别同学误以为我只凭一张嘴，画不来，想如果把我撵走，能直接受吴先生教导，就跟他打小报告。先生没和我提起任何事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向同学晓以大义，把这风波消除了。

记：在绘画上，您受吴先生影响最深的是什么？

丁：他告诉我，画画，不是画一张画，是画你对这张画的感觉。如何去画呢？做人，就是画画。

记：确实，您的人物肖像独有一功，也画出了自己的“感觉”。

丁：画肖像，最忌“取媚于人”：一是取媚对象，二是取媚观众。当你的画追求取媚于人时，必然失去了自我，充当了对象和观众的奴隶，这种意识的存在，把艺术的真正内涵全部丢失了。

72岁与初恋修成正果

“文革”期间，丁天缺被打成反革命，两度入狱，吃尽苦头。不幸让他与爱人分别38年，直到美院校庆才再次相遇，“我们终于结婚了。那年我72岁，她62岁”。

记：您的人生，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牢里度过，那些日子，您都做些什么？

丁：第一次关在牢里，我给犯人头头和管理员讲故事，无所不谈。还有个别小青年，谈到深夜还不肯走。典狱长每天拿两包飞马牌香烟来，我不抽，就给了听故事的人。

记：劳教时管理很严格，您是如何翻译《毕加索》的？

丁：那时，省二监印刷厂设计组的领导非常优待我，特许我读外文。于是我回家带了一本英文版的《毕加索》、一本法文版的《梵高》，还有英法文字典。上班之余，我把《毕加索》译完，把书稿藏好，再动手译《梵高》。

记：两次牢狱，也让您和夫人分离了很多年。

丁：太太是我的学生。年轻时，交往了一阵，她支气管病发回沪休养，我又去坐牢了。她以为我死了，嫁给了徐悲鸿的高足。直到校庆，我们才再次相遇。后来美院的人

都说,那年校庆好像是为我们办的。

记:您说自己总是“与世多忤”,现在还这么看吗?

丁:本来以为我这一生是没什么结果了,没想到老来还结了果。72岁结婚,84岁办展,还出了书,出了画册,出了译文诗集……想来想去,觉得自己这辈子有点怪,可再一想,中国人一生不就讲究成家立业吗?我虽然晚了点儿,可两样事情都做到了。

【他人眼中】

写生时,他爱和模特聊天

讲述人:连放,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教授

我是1983年认识丁老师的。他那时刚得以初步平反,被浙江美院(现中国美术学院)邀请回校做“临时工”,也就是《美术译丛》(即《新美术》)的文编。

他没结婚前,一个人住在妹妹家。我经常带着我夫人,还有她艺校的学生去丁老师家写生,在杂草丛中拍照,中午一起烧饭吃。

他喜欢活生生的写生,而不是模特死死地定在那里不动。写生时,他喜欢和模特聊天,目的就是了解人物。

他常说:要体贴人物的内在情感。所以他的人物肖像,不强调还原自然效果,而是挖掘人物内心。他画的那些人物,如果你熟悉他们,会很惊讶:怎么把性格都给画出来了呀!

(马黎)